徵聯奇葩放異彩

李景賢

我覺得，五個出句很妙，相應的對句也頗佳。若是讓我挑出最佳一個對句，我因不善品聯，難以評斷，只能說出自己最喜歡的一句：「一百八聲鐘響，一呼百應八方和」（見上面第三聯）。「鐘響」對「花開」；「聲」對「色」；「一百八」對「五十六」，而且「一」「百」「八」拆得同樣出彩，與出句「五」「十」「六」緊緊相扣；「八方和」對「六合春」。上聯的寓意深，下聯的「潛台詞」也不淺。上聯與下聯並在一起，象徵在祖國春天大花園裡，五十六個民族像朵朵鮮花，爭奇鬥艷，新春鐘聲敲響後，東西南北中，萬衆一心，圖社會更富強、更和諧。

對對子不易，而精彩的出句要對得「嚴絲合縫」，那就更難。在中國楹聯史上，不乏歷經千百年仍對不好的「怪」句，稍後再舉出一些來，與大家共賞。

徵聯「海」中生極品

居然天上客

在清代，長沙有個名店叫「天然居」，在其大門兩側，掛着一副楹聯：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出句）

僧過大佛寺，寺佛大過僧（對句）

上聯爲乾隆帝所出，下聯爲清乾隆大學士紀曉嵐所對，出句與對句都詞雋意深。這是一副名聯，堪稱徵聯中極品。

此聯的出句與對句，無論順讀，還是倒讀，整個句子一模一樣。此聯種稱「迴文聯」，又稱「迴文對」。

珍妃蘋果臉

光緒帝與珍妃曾聯袂推出一副妙聯：

珍妃蘋果臉（出句）

瑞士葡萄牙（對句）

上聯爲光緒帝出，下聯爲珍妃所對。珍妃長得豐腴，光緒戲稱其容爲「蘋果臉」。珍妃則以歐洲兩個國名相對，帝妃二人受西洋影響之深，從此可見一斑。從聯意上看，對句這五個字，與出句那五個字，雖毫不相干，但每個字對得都極工整：「瑞」「士」在此處拆開，分別作意解，「瑞」對「珍」（二字均爲祥語），「士」對「妃」，「葡萄」對「蘋果」，「牙」對「臉」。Portugal是全球範圍內最先崛起的帝國，其名的漢譯叫「葡萄牙」（有人戲拆釋爲「葡萄之牙」、「長牙的葡萄」），實在是莫名其妙！不過，正是這一「怪」譯，助珍妃發揮其文學才華一臂之力。

香港喜看《龍破壁》

香港回歸前後，海內外華文媒體曾舉行過幾次徵聯大賽。有一出句爲：

大筆畫龍，香港喜看《龍破壁》（出句）

對句徵得甚多，評審團評出最佳一句爲：

高桐引鳳，神州酣唱《鳳還巢》（對句）

出句與對句虛實相間，巧用比擬。神州大地龍飛鳳舞，喜慶祖國寶地百年回歸，熾熱之情躍然紙上。出句與對句均以巧嵌兩個劇名「壓軸」，餘味無窮，妙不可言。

萬家都樂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讀報，看到廣東佛山燃氣具廠登報高價徵聯，上聯爲：

萬家樂用萬家樂，萬家都樂（出句）

這次徵聯的目的，是爲幾種「萬家樂」牌燃器具做廣告。應徵件不計其數，但無一入選。上聯的難點不但在於，「萬家」一詞以及「萬」「家」「樂」三字，全都疊用三次，而且，「都樂」二字既是詞語，又是廣西柳州一名勝。據報載，半年過後，一名叫陳懷的台胞寄來了下聯，評審團見後拍案叫絕：

九州同吟九州同，九州大同（對句）

在此對句中，撰聯人巧化了陸游《示兒》詩第二句「但悲不見九州同」。下聯意存高遠、對仗工整。中間「九州同」三字，乃陸放翁的《示兒》這一詩名之隱指，以此對「萬家樂」那個牌子。「九州」一詞以及「九」「州」「同」三字，與出句中「萬家」一詞以及「萬」「家」「樂」三字緊扣相對，也全都疊用三次。更有絕者，末尾的「大同」二字，既是詞語，又是山西一名城，用來對廣西「都樂」，被評審團驚呼「天衣無縫」。最爲難能可貴的是，此下聯出自一位台胞之筆，他要通過這一佳句來表達出期盼「九州大同」，即祖國統一之心聲。此聯乃現代妙聯極品，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

三星白蘭地

上面這則廣告聯，讓我想起一則類似的徵聯廣告。出聯者是生產「三星白蘭地」酒的內地某酒廠。當時在報上登出的上聯爲：

五月黃梅天（出句）

一時間，全國聯壇高手各逞文思，應徵不斷，但所有應徵聯均不合老闆心意。據報載，數月後一妙手突發奇想，對出：

三星白蘭地（對句）

「三星白蘭地」——這正好是該酒廠的拳頭產品。從聯意上看，「三星白蘭地」與「五月黃梅天」，雖風馬牛不相及，但下聯這五個字，與上聯那五個字，字字對得出奇地工整、貼切：「三」對「五」，「星」對「月」，「白」對「黃」，「蘭」對「梅」，「地」對「天」。一時間，「請喝三星白蘭地！」這則廣告詞鋪天蓋地而來，此酒因而賣得就更爲紅火，讓老闆「日進斗金」。

後來，有業內人士「爆出猛料」說：「三星白蘭地」這句下聯，是酒廠老闆讓「內鬼」給「對」出來的，其心計之精，從此可見一斑。不過，「內鬼」一說，並無「實料」支撐。

（四之二）

穀雨

汪蘋

文化什錦

《通緯・孝經援神契》：「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三月中，言雨生百穀清淨明潔也。」相傳軒轅黃帝時的左史官倉頡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並根據日月形狀、鳥獸足印製造了文字，因而感動玉帝降了一場「穀子雨」，這大概就是二十四節氣中「穀雨」節的來歷吧。於是讀到了清・鄭板橋的《七言詩》：「不風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節柯。最愛晚涼佳客至，一壺新茗泡松蘿。幾枝新葉蕭蕭竹，數筆橫皴淡淡山。正好清明連穀雨，一杯香茗坐其間。」讀到了明代許次紓在《茶疏》中談到採茶時節時說的：「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讀到了：「詩寫梅花月，茶煎穀雨春」。可見，茶和穀雨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穀雨茶也就是雨前茶，是穀雨時節採製的春茶，又叫二春茶。此時的茶芽葉肥碩，色澤翠綠，葉質柔軟，據說富含多種維生素和氨基酸，春茶鮮活，香氣怡人。穀雨茶除了嫩芽外，還有一芽一嫩葉的「旗槍」或一芽兩嫩葉的「雀舌」；與清明茶同爲茶中佳品。但雨前茶價格較經濟實惠，不比明前茶遜色，更受人歡迎。傳說穀雨這天的茶喝了會清火，辟邪，明目等。所以穀雨這天人們都會去茶山摘一些新茶回來喝。現在有不少地方都會在穀雨前後舉辦採茶節，比較有名的杭州龍井茶、黃山毛峰、黃山松蘿茶、新安源有機茶……都是大家喜愛的名茶。

《群芳譜》曰：「穀雨，穀得雨而生也。」穀雨前後，天氣較暖，降雨量增加，有利於春作物播種生長。於是讀到了宋代的蔡襄詩：「布穀聲中雨滿犁，催耕不獨野人知。荷鋤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化犢時。」讀到了陸游的詩：「時令過清明，朝朝布穀鳴，但令春促駕，那爲國催耕，紅紫花枝盡，青黃麥穗成。從今可無謂，傾耳舜弦聲。」讀到了兒歌中的：「布穀公！布穀婆！割去麥，來栽禾，田裡冒水，河裡栽禾。」於是便又想起了這樣的農諺：「春雨貴如油」、「穀雨過三天，園裡看牡丹」、「穀雨節到莫怠慢，抓緊栽種葦藕茭。苞米下種穀雨天」、「穀雨天，忙種煙」、「清明高粱穀雨花，立夏穀子小滿薯」……讀着這些農諺，眼前就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春耕農忙景象。穀雨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也是開展多種活動的季節。「穀雨祭倉頡」，是自漢代以來流傳流傳於陝西一帶千年的民間傳統。在西北地區，舊時，人們將穀雨的河水稱爲「桃花水」。穀雨節人們以「桃花水」（傳說以它洗浴，可消災避禍）洗浴，舉行射獵、跳舞等活動慶祝。對於漁家而言，穀雨節流行祭海習俗。正像俗話說的「騎着穀雨上網場」。在江南，你在欣賞「竹外桃花三兩枝」的同時，還可以品嘗到「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桃花流水鱖魚肥」等詩中的鮮嫩蘆蒿、有毒卻鮮美無比的的河豚以及肥美的鱖魚。

穀雨也流傳着動人的民間傳說。據李時珍說：「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裝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達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興農事。惟食蟲蠹，不能爲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則藏蟄。」民間「望帝春心託杜鵑」的故事、南宋詞人朱希真的詩句「杜鵑叫得春歸去，吻邊啼血苟猶存。」更是充分地反映杜鵑爲催人「布穀」而啼得口乾舌苦，唇裂血出，認眞負責的精神。此時，不光有藍天上杜鵑鳥「布穀布穀」催人忙農事，更有那漫山遍野的杜鵑花開得如火如荼。「楊花落盡子規啼」。穀雨「布穀」，春種秋收。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春天種下希望的種籽，在秋天收穫豐碩的果實。

《新中國》與世博會

葛乃福

往事鉤沉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這也是一個同樣值得記住的日子，這一天是世博會開始試運行。盼望已久的觀衆懷着先睹爲快的心情，在試運行的六場裡，累計達上百萬人前去參觀。走進偌大的園區，好像走進了一個新建城市，令人興奮讚嘆。有一副對聯道出了世博會的雄姿風采：「珠聯玉串，此軸（指世博軸）眞長，連接五洲四海；棋布星羅，展園好大，包容萬國千邦」。

或許尚有人還不知道，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一位上海作家陸士諤預見到將會在上海舉行精彩的世博會：「見一座很大的鐵橋，跨着浦江，直築到對岸浦東。……開辦萬國博覽會，為了上海沒處可以建築會場，特在浦東闢地造屋。那時，上海人因往來不便，才提議建造這橋的。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得與上海差不多了。」（《新中國》第三回）一九一〇年陸士諤在小說裡還預言：黃浦江底將修築隧道，跑馬廳旁將建造劇場，陸家嘴將設立金融中心……因此，有網友驚奇地認爲他是從百年後的今天穿越回去的，這不無道理。正因如此，將《新中國》有定位爲幻想小說的，有定位爲科幻小說的，有定位爲理想小說的，我認爲將它定位爲「中國首部科學預言小說」最爲貼切。

讓我們了解一下陸士諤其人。陸士諤（一八七七——一九四四）上海朱家角鎮人。早年拜名醫唐純齋爲師學習五年，後赴上海市區行醫。他喜讀小說，且嘗試撰寫，並獲得成功。於是擱置懸壺之業，改以創作小說爲生。他一生著有譴責小說、歷史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黑幕小說、滑稽小說、文言小說等百餘部，其中以長篇小說《血滴子》流傳甚廣。而我卻認爲，應以《新中國》爲其代表作，因爲它是我國首部科學預言小說。有人寫了這樣一首詩讚頌他：「君乃雲間第一人，預言百載後成眞。我今斟滿杯中酒，只祭鄉紳不祭神。」（姚國儀：《贈陸士諤》）

作爲一部著名的小說，《新中國》有如下幾個特點：首先，它既是一部科學預言小說，就會有前衛性和實現的極大可能性，用陸士諤的話來說，就是「到那時，眞有這景象也未可知」。已經實現的上面已經列舉，尚未實現的有供普通百姓乘坐的飛車和可以在水面自由行走的水行鞋等五項，這五項尚需人們繼續探索方能實現。但是竊以爲作家在《新中國》這部小說中對文明程度、道德操守和創新活力的預言卻更爲重要。同時，這也充分顯示了作爲一個中國人的光榮感和自豪感。例如：車中讓座（《新中國》新版第十八頁）、平和廉讓（同書第三十二頁）、放利讓人（同書第二十七頁）、發明新器、心性靈巧（同書第三十一頁）等。

其次，這部小說共十二回，情節比較豐富，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諸如在科技、交通、建築、醫學、工業、教育、商業、貿易、文化等領域有許多幻想，尤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重大方面展現了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讀後令人歡欣鼓舞。作家之所以這樣立論，是基於他堅信事在人爲：「天下事，本沒什麼一定，都是人自己做出來的」。他認爲中國人有着合乎規範的做人準則：「我國人創業，純是利群主義。福則同福，禍則同禍。」「哪一個只圖私利，不顧公益，社會就要鄙薄他，不把他當作人類。」我認爲有了這兩點，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到且做好它呢？

再次，這部小說以「一場春夢」來結構小說，時間是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正月初一。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作者做這樣的「春夢」實際上是「痴心夢想久了，所以才做這奇夢」，它活脫脫地勾勒了一幅鼎盛中華，富庶百姓，獨立自主，繁榮進步的新中國藍圖。有家報紙稱讚這本書眞了不起，因爲「他是在中國處於歷史積弱谷底的時候做出這樣預言的，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歐洲時報》）。

古調本自愛，今人喜新彈。《新中國》預言了中國上海世博會，同樣，中國上海世博會又讓《新中國》容光煥發，青春永駐，廣爲傳揚。近期該書先後有兩個版本問世，和它剛出版時反響平平不可同日而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陸士諤若九泉有知，也眞得好好地感謝中國二〇一〇上海世博會呢。

風信子（網上圖片）

劉裕的飯局

盧荻秋

文史叢譚

領導嘛，一般是習慣於被下屬請吃飯的。如果有一天，領導忽然請下屬吃飯，又不說爲什麼的時候，你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這頓飯怕是沒那麼好吃。

東晉末年，劉裕軍權在握，征戰經年，攢足了取晉室而代之的資本。不過，當時他領兵在外，無法周密地掌控朝廷，想回都城建康，又苦於沒有皇命。於是，心事重重的劉裕擺了個飯局，把手下臣子們請來宴飲。席間，劉裕說，桓玄篡位後，東晉的氣數已盡，「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隨荷九錫」。如今我年歲已高，位極人臣，可人世間最需要引以爲戒的就是盛滿而衰。所以，我想早一點奉還爵位，歸老京師。這番話完全是言不由衷，可大夥兒都想當然地以爲老人家幹了一輩子革命，累了，想歇歇了，於是紛紛溜鬚拍馬，一味歌功頌德。一直到天黑散席，硬是沒人聽出他的弦外之音。只有傅亮一人，在往回走的路上，一琢磨，領導怎會無緣無故請吃飯呢？就爲了跟大夥兒說他要交出兵權回家養老嗎？不對，一定另有玄機！再一琢磨，明白了，於是趕緊回去叩門請見。見到劉裕後，傅亮並不多話，只說：「臣暫宜還都。」劉裕一聽，得，這小子總算明白了。辭別劉裕後，傅亮立刻趕回都城。不久，劉裕便接到回京入輔的詔書。不用說，傅亮悟出了劉裕想改朝換代的心思，回京後肯定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結果幫助劉裕名正言順地回到朝中。（《宋書・傅亮傳》）

這件事說明領導莫名其妙地請吃飯，很可能是遇到什麼不好說出口的難事兒了，所以做下屬的千萬別只顧着「埋頭苦幹」，還應該好好揣摩揣摩領導的意思，幫領導分憂。不過劉裕說話過於隱晦，因此這頓飯差點兒白請。

相比較而言，靠黃袍加身當上皇帝的趙匡胤則要坦誠得多。北宋建國後，幫趙匡胤登上皇位的那些將領們兵權在握，個個牛氣十足，這讓趙匡胤很是不踏實。苦思冥想了很久，趙匡胤終於想出一招——請大夥兒吃飯。吃着吃着，趙匡胤說：「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這句話像是在打啞謎，怎麼當上皇帝還悶悶不樂，天天睡不着覺呢？大將石守信等都沒聽明白，以爲皇上在懷疑自己的忠誠，說：「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耶？」趙匡胤乾脆點破，說：「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這下子大夥兒都聽明白了，敢情趙皇帝是在擔心大家手握重兵，沒準也會上演黃袍加身的篡位大戲呢。嚇得大夥兒汗出如漿，趕緊磕頭如搗蒜，說：「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意思是說：臣等都是愚笨之人，沒想到這一層，陛下您給指條出路吧。於是，趙匡胤索性打開窗戶說亮話：「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結果，第二天早朝，石守信等人都紛紛遞上奏摺，稱自己年老多病，請求解除兵權。趙匡胤一一照准，每人賞賜大筆財物。（《宋史・石守信傳》）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這事兒之所以做得漂亮，幹得利落，還得說是虧了趙匡胤把話說透，沒有遮遮掩掩。這也提醒領導們，做事也要替下屬們考慮考慮，想要下屬們做什麼的時候，光是請吃飯是不夠的，還應該坦誠相見，別藏得太深，讓大夥兒猜謎語費思量。畢竟，像傅亮那樣冰雪聰明、善解人意的人並不多。

野蠻的宴飲

梅桑榆

如是我見

朋友相聚，品佳餚而嘗美酒，半醺之際，把盞暢談，人情世態，社會新聞，他人之際遇，一己之憂歡盡入話題，雅則有情，俗也有趣，而傾心吐膽之語，多出於席間。赴此類宴會，的確是生活中一大樂事。然而有一種宴會則讓人赴之如上戰場或罹災難。

赴宴者素不相識，只是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喝酒，走到一起來的，大家別說有何肺腑之言可談，就是說上兩句客套話都得搜一番腸，刮一番肚。然而，語言無味酒有味，滿桌令人看了流涎的佳餚和嗅之醺然的美酒，已足以使大家精神亢奮，急得胃裡能伸出手來，誰還願爲那無意義的交談搜腸刮肚嘔心瀝血？因此宴會的形式多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祝酒辭免了，相互介紹的程序也嫌多餘，衆賓客只待主人一個「喝」字出口，便飛箸舉觴，共享口福。如果大家都是和平共處，各人自顧杯中酒，不管他人喝不喝，那局面倒也能保持安定團結。但大家都不是孔丘的門徒，怎能耐得住這種「食不語」的寂寞？三杯酒落肚，勢必要追求一種宴會應有的熱鬧氣氛，於是拚酒鬥拳的戰鬥隨之爆發。

這樣的戰鬥一旦拉開序幕，酒桌上立刻變得劍拔弩張，殺機四伏。

大凡酒場宿將，多有好勇鬥狠的豪氣，動輒便要與人一決雌雄。若是將遇良才，旗鼓相當，那便「酒逢對手千杯少」，常常是殺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從正午直殺到紅日西沉，不分勝負，決不鳴金收兵。那種拚死搏殺的場面。眞是悲壯而又慘烈。既是戰鬥，「犧牲」也就在所難免。若是衆賓客公開分成陣營，兩軍對壘，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衝鋒陷陣者倒也有後盾可依，而勝負雙方互有「傷亡」，也可使「罹難」者心理上得到一種平衡。若是一旦出現圍獵的場面，其結果大多慘不忍睹。氣貫長虹如常山趙子龍，於十萬曹兵中往返衝殺，如入無人之境者固然也有，但頗罕見；多半是雖稱雄一時，但最終卻因寡不敵衆而喝得面無人色，口吐葷腥，當場癱倒，落得個豎着進來，橫着出去的下場。而圍獵者卻因此獲得一種拚搏的快感與勝利的滿足。

而今我雖已告別「酒壇」多年，但一想起當年那出生入死的玩命場面，仍如噩夢方醒，心有餘悸——當年未死於乙醇中毒，眞是萬幸！

蔡記蒸餃

馬佳

飲食男女

蒸餃是中國民間傳統食品之一，它雖不登大雅之堂，在坊間卻大受歡迎，無論在北京、西安抑或南京、成都，亦無論繁華都會抑或偏僻鄉村，處處可見它的身影。中國內地最負盛名的蒸餃，當非「蔡記」莫屬了。

蔡記蒸餃係河南長垣縣人蔡士俊首創。長垣縣是中國著名的烹飪之鄉，歷史上曾湧現不少名廚，當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御廚」均爲長垣人。解放後，開國元勳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均用過長垣廚師，中央辦公廳餐廳的廚師長和人民大會堂廚師長都曾由長垣人擔任，如今在海外的長垣廚師多達千餘人。

話說當年蔡士俊曾是北京紫禁城裡的「御廚」，尤以製作各種麵點小吃著稱。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清廷「解體」了，蔡士俊隨大夥從宮廷流落到京城街頭。爲養家餬口，在朋友資助下，一九一二年他在北京前門外開了一家小飯店，專門經營蒸餃、餛飩。雖是小本經營，卻因所賣麵食美價廉口味好，生意日益興隆，蔡記蒸餃的名聲也越來越大，成爲京城一家名店。但好景不長，後來一個軍閥在前門附近設立軍營，每天都有官兵前來白吃白喝，臨走還要將蒸餃「打包」回去，小小店舖哪裡經得起如此的折騰，蔡士俊的生意漸漸難以爲繼了。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徒喚奈何的蔡士俊一氣之下帶着妻兒返回河南，決定在中原另起爐灶重操舊業。他從七朝古都開封輾轉來到九州通衢的鄭州，一九二〇年在鄭州西二街開了一家餛飩蒸餃舖，取名「京都老蔡記餛飩館」。重操舊業的蔡士俊，依然以誠信立業、品質第一爲準繩，做的蒸餃貨眞價實且限量銷售，賣完即關門，從不以次充好，很快贏得聲譽，顧客嘴裡吃着蒸餃，心裡念着蔡家的厚道。蔡記蒸餃於是在鄭州聲名鵲起，成爲中原餐飲業的招牌。蔡士俊之子蔡永泉繼承父親的手藝，決心將這一老字號做大做強。

兩年後蔡永泉投資四十塊大洋，在鄭州最繁華的鬧市區德化街買下半間小樓門面房，使「京都老蔡記餛飩館」舊貌換新顏，生意愈加火爆。德化街緊鄰鄭州火車站，蔡記蒸餃的美名不脛而走，慕名前來品嘗的外地旅客紛至沓來。一九二三年，著名將領馮玉祥主政河南期間，曾多次品嘗過蔡記蒸餃，給予高度的評價，他還主動爲老蔡記「保駕護航」，下令不許任何官兵騷擾店家，得以使有口皆碑的蔡記蒸餃蒸日上。抗日時期，蔡記蒸餃風光不再，慘淡經營。抗戰勝利後老蔡家的店舖擴大了不少，員工也增至十多人人，但緊接的三年內戰，又爲生意蒙上了陰影。直到解放後，「老蔡記」重新在德化街立足。

屈指數來，從老蔡家一九一二年在北京前門賣蒸餃和雞絲餛飩算起，迄今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如今其分店已經遍地開花。蔡記蒸餃以自己高超的品味贏得「百年老店」的美譽，也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稱讚。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當年來鄭州視察時，都品嘗過蔡記蒸餃並給予好評。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一日晚，正在鄭州視察的毛澤東，特地到德化街「老蔡記」品嘗蒸餃。那天在鄰座就餐的一個小男孩認出了他，忙對媽媽說「你看——毛主席！」媽媽以爲孩子胡說，扭頭一看，驚喜道：「啊喲，眞是毛主席！」母子倆趕緊上前向主席問好，毛澤東高興地抱起孩子對陪同者道「我們和小朋友一道吃蒸餃吧！」小男孩在毛的懷裡歡叫：「毛主席跟俺一塊吃蒸餃嘍！」餐廳立即擠滿了人，毛澤東頻頻向大家問好，店堂裡瀰漫一片祥和熱烈的氣氛。